

# 誓守台南的劉永福(一)

蔣君章

## 不受名義週旋到底

中日甲午之戰，議和於日本下關的春帆樓，決定割棄台灣澎湖，作為議和條件之一，於是全台震動，爭之不得，則建立台灣民主國，以抗日軍而仍忠於清，這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獨立戰爭之開端，表示了中華民族之忠憤。其間最重要的負責人是在籍進士、兵部主事丘逢甲先生，作者在本刊已為長文，把丘氏的生平與其抗日事蹟，作了比較詳細的評介。但是還沒有把劉永福的抗日義舉作介紹，茲承本刊編者一再敦促，補撰本文，作為台灣四大抗日英雄的另一篇。

凡是讀過我國近世史的人，都知道有中法之役，都知道在這一役中黑旗軍打了最漂亮的勝仗，都知道黑旗軍的領導人就是劉永福。劉永福在中法戰爭結束後，內調為廣東南澳鎮總兵。在中日甲午之戰的風雲緊急中，清廷以台灣為海疆重鎮，防務不能不有所籌劃。巡撫邵友濂在職時，即作此議。當時以台灣兵力不足，乃命福建水師

提督楊岐珍與南澳總兵劉永福，各率所部，渡台增援。楊岐珍所部十營，進駐台北，劉永福所部二營，進駐台南，各以幫辦軍務名義，執行防守任務。永福與台灣發生關係，自此始，時為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秋七月的事。

邵友濂去職，唐景崧繼任，其時中日戰爭已爆發，中國軍隊屢敗，日本海軍時時巡弋海上，台灣形勢，已岌岌可危。唐景崧乃奏請對南部防務，別作部署。他的計劃的重點，是借重劉永福軍。他說：

「日人今雖鷗張北洋，而其志未嘗一日忘台灣。……而台南海上，霜降以後，風平浪靜，澎湖亦形勢俱重。恆春縣轄自大港口至鳳山枋寮，百有餘里，前時日人曾盤踞半載，熟悉地理，漢奸尚有存者；而該處未設砲台，且防營單薄，深恐敵兵承虛上陸，故加意防禦。幫辦台灣防務南澳鎮總兵官劉永福與台灣鎮總兵官萬國本，俱駐台南府城，遙制恆春，誠恐鞭長莫及；故以萬國本專備

安平旗後一帶沿岸，劉永福專備鳳山東港以至恆春。兩鎮臣相距僅百餘里，事機仍足互商，各勒部曲，以專責成。惟劉永福僅帶兩營，似不足以為布置，乃急派委員至廣東，添募四營，而恆春東港現在防營，悉歸節制，以一事權。」（連橫台灣通史卷四獨立紀

由此，可知唐景崧是如何看重劉永福，而他在台灣軍務上的地位，是如何的重要！及獨立議起，眾舉唐景崧為大總統，原擬舉劉永福為副總統，特先徵詢其意見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清政府下令在台官吏與部隊，一律撤退，上述的水師提督幫辦軍務楊岐珍，就是遵奉清政府命而率部離去的，永福雅負重望，故唐景崧之是否就任，將視劉永福的一言而定。劉永福對副總統一職，堅辭不就，但對防守台灣則認為義不容辭，故對唐景崧之徵詢電報，以「與台存亡」為覆。唐景崧乃決定就職，而以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軍總監。劉永福這種慷慨赴義的精神，值得我們佩服，而他

的態度，決定了台灣民主國的誕生，他的覆文，誠可謂一言九鼎了。我們得特別先提一句，劉永福是一個字都不認識的草莽英雄式的人物，他的地位，不過是總兵官，遠不及楊岐珍來得高，但是楊岐珍卻是見難而退，以保全祿位為目標，而劉永福卻是見義勇為，奮不顧身，其間相去，何可以道里計哉！

台灣的抗日戰爭，大體上可分為三大部分：其一，北部的戰役，自唐景崧遁走，台北淪陷而告一段落；其二，是中部之役，自新竹以迄彰化，大小數十戰，以義軍為中堅，永福亦出兵相助；其三，為南部之役，則由永福主持。日軍對於永福，亦憚其威名，數派代表，直接或間接的勸他離去，他嚴辭拒絕；台胞推他繼任大總統，他亦堅決不受，但對台胞勸他進駐台南府城，他便



黑旗將軍抗日英雄劉永福

毅然同意，率師入城，執行他指揮全部軍事的責任。他這種不受名義，誓與敵人週旋到底的精神，誠有足多者。

### 黑旗將軍目不識丁

劉永福的黑旗將軍的威名，可以說聲震中外，但其家世與幼年生活，知者甚鮮。有一則傳奇性的故事，足以看到這位傳奇性的英雄人物之本色。據說，劉永福率黑旗軍屢勝法軍於越北，事聞於慈禧太后，渴欲見之。及其內調回國，乃特予召見。他道出津沽，時李鴻章任北洋大臣，駐節天津，經營大沽砲台，頗自負其堅固，引永福參觀之。永福巡視一周，未有表示，李鴻章特別詢問他有何感想？永福答曰：「中堂此台，必不可守，因留有後路，事急時，誰復念及其固守之職而不自求生路者。」李氏原欲永福作若干奉承語，永福作此結論，大出其意外，但其坦率真誠的英雄本色，由此可見。及慈禧太后召於殿前，永福從來沒有看到這種威儀，伏於地上，只知叩頭，而不能出一語。慈禧命其抬頭，他只好聽從。及慈禧看到他的臉龐，忽作大笑，謂：人言劉永福勇敢善戰，我以為有三頭六臂，原來只是一個黑漢子耳。永福聞言大駭，汗出如瀋，退謂他人：今日始知朝廷

之威嚴。這些小事，都可以看到他的英雄本色。

關於劉永福的身世，世人本無知者。但在他的晚年，有一位半通文理的鄉學究，請他談談他的往事，他乃約略加以敘述，這位鄉學究，倒也是有心人，片片段段的加以記錄，成為劉永福不完整的自傳。後來這本稿子，輾轉流入史學家羅香林先生的手中，羅氏悉心整理，不通之處潤飾之，無法了解之處求證之，改寫了一本叫做劉永福歷史草的書，在這一本書中，我們稍稍能夠了解劉永福的家世和幼年生活。

關於劉永福的籍貫，就有許多不同的說法：柳先生的東南亞各國史第四章引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，謂係廣西錦州人；黃澤蒼的越南第三章，亦作廣西錦州人，皆誤。劉永福的原籍是廣西省的博白縣，曾經遷徙到廣東的防城，又從防城遷往廣西的上思（時為直隸廳），復移居遷隆土司；從越南返國後，則居廣東的欽州。諸眾言錦州，當係欽州之誤，但欽州並不屬於廣西省。凡此，都是由於傳說之誤，史草出於劉永福的自述，當比較的信實，但據史草所述，博白乃劉氏的原籍，在他父親以來的時候，同他的叔叔以定同遷防城，就在那裏成家立業，永福出生地大概就在防城。史草言其為欽州小峯鄉人，當更確切，小峯鄉即屬於防城縣。

劉永福原名二，後作義，字淵亭，後來軍中稱為劉淵帥，當本此。史草言：原籍廣西博白，世居墟金村，高曾祖三代單傳，祖應豪，生以來，以定二子，以來即劉永福的父親。他們劉家，世代業農，並非富有，但對鄉居善事，必盡心盡

力而爲，以期垂餘蔭於後代。但自他祖父母去世後，喪葬所費，傾其家業，親友助以川資，始得遷至小峯鄉，以來四十歲時始娶鄰村再醮婦陳氏爲妻，越二年，卽道光十七年，始生永福。以來通武術，自幼卽以拳擊授永福，故永福知武，強健有力。七、八歲時，能日行數十里不倦。會防城生計艱難，以來乃舉家遷左江上游之上思。永福年十三，改業水手，因而熟知水道深淺，漸進而爲灘師，坐船頭，指揮船夫，隨水勢以爲灣轉，履險如夷，深爲船夫所信服。其時永福年僅十五歲，其聰明才力，由此可知。

永福年十七，遭母喪，父與叔亦相繼逝世，以床板或蘆席爲棺而殮之，窘困無以復加，這種家庭的變故，使永福成爲孑然一身的零丁孤苦之人，雖漁樵爲生，足以溫飽，但永福却不以此爲足。時太平天國已奠都金陵，號召反清復國，全國各地，頗有響應者。廣西爲太平軍發祥地，時雖被治於清政府，而會黨中人仍活躍異常。時有響應運動，永福怦然心動。先是，永福爲灘師時，水手多人，悉聽指揮，深深感到身爲這幾個人的領導之愉快，慨然有用世之意。一日，永福至南山採薪，午時，小臥石板，忽來一長髯老人，驚呼曰：「黑虎將軍耶！向在山林隱伏，曷不出山乎！」言訖而去，及永福醒而大奇之，從此，他就有舍棄舊業，另謀發展的計劃。這一虛夢幻境，對永福的前途，大有影響，後來他的部隊以黑旗爲號，也是和這個幻夢有關。

永福雖然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粗人，但是他頭腦頗爲冷靜，做事頗有步驟。他懂得父母養育之

恩的深厚，生養死葬的孝道；念到父母遺體，尙未有適當的安葬，一旦出門遠去，還鄉無期，如何可以安葬？所以在他離鄉之前，首先辦好這一件事。於是他着手找尋墓穴之地，得到兩個地方：一處是在二王村，地處近鄰；一處是在窠芬山的包穀嶺。永福自起母骸，葬於二王村；自抱父骸，葬於包穀嶺。葬父時，有一個風水先生同行，至夜半，忽有疾風暴雨，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術者謂「時至矣」，遂掘土爲穴，土鬆，永福疑其下有水，探之甚乾，遂入葬焉。大事已畢，逾十餘日，永福遂離鄉而去。

### 左江上游羣雄並起

他出門的時候，因爲沒有川資，所以充作船上的傭工。船上有一個客人，是烟土的販賣者，適遭檢查，客邊急遁走，遺下煙土一枚，被永福拾得，賣去得資，復返故居，把他父母的埋葬處，掘土爲墳，完成了最後的工作，再作出門的打算。這位草莽英雄的心思之細及其對父母的孝，是出乎天性的至誠，實與一般口頭上，和形式的孝，是大有區別的。

咸豐七年，永福年二十，決心投洪秀全軍，他勗勉自己說：

「大丈夫不能爲數百萬生靈造福，既覺可羞，況日日啖稀粥以充飢，尙不能繼，又焉可鬱鬱久居此乎！吾當相機出而作事耳。」（劉永福歷史草一劉永福與太平天國及天地會。）

於是約李保奇等六人，同往遷隆州，先蓄長髮，準備投軍。李保奇者，與永福爲同母異父兄

，其母陳氏先適李，生保奇，改嫁劉家，保奇隨母適劉，故永福行二，粵人的二字讀音，與義相同，永福後稱劉義，本此。永福之名乃入越後所改，他常作劉毅，則爲義字之訛。其投軍之前，所以蓄長髮者，乃因太平軍起義時，皆蓄長髮，並改變清服爲漢服，所謂蓄髮易服者是，清人因稱太平軍爲「髮匪」。永福蓄髮既成，乃投鄭三，同行人已散去四人，僅保奇與奇利未改初衷而已。鄭三者，欽州南良人，住遷隆已十餘年，時爲太平軍的旗頭，所部共百餘人。鄭三實爲天地會分子，天地會、三合會、三點會、添弟會或洪門會，都是兩廣的反清復明地下組織，太平天國實爲各會黨之總合組織，而摻以基督教之形式，稱之上帝會。劉永福既投鄭三，與李保奇同被任命爲先鋒，其地位與鄭三兄弟鄭四、鄭五、鄭晚同。鄭三他書有稱爲鄭大者，則傳言之誤耳。這是劉永福新的生活之開始，自此脫離農民生活，走上軍人之路。

咸豐八年，廣西宣化騎驢墟人吳元清，在宣化的甯羅稱延齡國主，謂係受天國太平王之封。劉永福自己說，他所投的鄭三，係吳元清的副都統吳二所屬的部隊。吳元清所封的部屬，有關疆侯，係王八大；有軍師，係李龍長、李並兼大將軍；有開國將軍，係鄧晚大；有正都統，係林晚侯。吳則爲林晚的副都統。按天地會及其化身的其他會黨只吸收平民，而拒絕知識分子及官宦的加入，因爲這些人多半有濃厚的利祿心，絕對容易投靠敵人，洩漏機密。我們從延齡國主屬下的許多將帥之名來看，更可以了解其會黨的特質。鄭三

既爲吳二的部屬，故其行動，常與吳二一致。例如他跟着鄭三會同吳二，督率千餘人，攻食凌村而破之；又攻橫廩大村，亦破之；復與凌國全部相合，共三千餘人，攻平福新墟，竭一夜之力，未能入，退據橫廩墟等，都是由吳二指揮，而有鄭三部的隊參加，在這些軍事行動中，劉永福當然以鄭三所部先鋒的身分參加作戰的。

咸豐七年以後的左江上游各地，羣雄並起，上思、下思、寧明、思明各州縣，官吏皆逃走，成各霸一方的局面。其中，黎刀一股千餘人，瞿思明，趙士、趙晚聚眾踞寧明；宋明慶一股最大，達數萬之衆，踞下思海灣一帶；巫必靈亦擁數千之衆，踞上思。他們各不相屬，且互相攻擊，即對延齡國主所屬亦然。如遷隆，本爲鄭三的根據地，吳二的家屬亦在此，是延齡國主的勢力圍，但被巫必靈所攻佔，吳二的母妻，都狼狽逃出。故吳二與鄭三，誓衆往攻遷隆，不克，還佔北江，永福參加此役，時年二十三歲。鄭三以眷屬在福祿，攜數十人前往屯守，永福從行。欽人徐五，擁衆數百，據柴廟，與福祿相距八里。兩人聯防，築寨相呼應，以拒巫必靈。故巫屢攻兩寨，皆不能下，時各地響應太平軍之髮軍，逐漸改變主意，有剃髮而投清軍者，鄭三慮之，乃移家屬至丘田，寄居梁德培家，部將隨往者僅鄭五、奇利二人，餘皆留守福祿寨。福祿村人黃大，係鄭三之中表嫡親，亦移眷投福祿寨。黃大隱結寨衆，約巫必靈內外夾攻，寨被破，鄭四、鄭晚皆死，鄭部死者十之八九，永福見狀，知已無可爲力，乃跳落寨外，匿蓬草中，思突圍之策。但

寨外賊衆圍數重，只待天明以搜餘黨。時永福手中，只有一柄鈍小刀，自恃無突圍可能，乃欲自殺，鈍刀數試無效，既而自念：「英雄何必尋短見耶！」時適有鄭三之掌馬人老余，亦跳寨出，手中持有石竹挑，永福見之，囑以挑相授，隨已突圍。永福持挑左右橫掃，盡力向敵人進擊，敵死傷無數，屍體阻路，不得前進時，則猛力以足踢開，真正是殺出一條血路而奔出，但他自己也受了兩處傷：一處是在足部，一處是在脊部，而足部之傷尤重，敵槍洞穿其足背而出，成一大窟窿，當時永福的惟一目的，是脫出敵人的勢力圍，專心一志，向前狂奔，故亦不知痛苦，及行至十餘里外，越一小山而暫息，再思舉步，則已不能了。時老余亦已突圍而來。永福即令其速至鄭三所在地的上圍，囑速備馬。未幾，奇利果牽馬來，永福遂脫險而達安全地區。這是永福從軍以後第一次的大失敗，非仗其神力，無法破圍而出，勇哉！

### 東奔西打寄人籬下

永福既至上圍，即住在梁培德家的大廳中養傷，相識者各以其所有的草藥，醫治其創口，但人多食少，日僅啜粥兩次，永福飢甚，但不能動，動則劇痛，惟忍饑呻吟而已。如是者兩個月，始勉強可以行走，謀所以得食之道，聞上圍十里外的包圍村，有楊桃樹數株，結實累累，且已成熟，乃約奇利同往，謀摘取楊桃，攜回出售以得錢。乃向鄭三之妻，借得制錢二枚，易取糲粳一雙，備作野餐。行至一小山頂，已晌午，啖糲粳

充飢，即至山麓，即楊桃樹所在地。及至，則所有楊桃，已被摘一空，蓋已爲捷足者所得，永福等大失所望，腹大飢，又無法得食，困甚。環顧四周，見有尚未成熟的柚子，乃取而分食之，這正是飢者易爲食，那還顧得了酸澀。正在分食生柚時，忽人聲昇沸，壯漢數十，紛然而至，永福等以爲巫必靈部又來，自分已陷死地，乃棄柚避入荆棘中。所幸至者乃徐五所屬，永福等並無性命之憂，但其僅足蔽身的破爛衫袴，又增加了多少傷痕，幾至無法穿用。這是劉永福最痛苦的一次。

徐五所部至上圍，其目的在割取稻穀。他們逐漸近至永福等藏匿之地，永福辨出徐五之姪亞長在行列中，乃敢相呼，驚悸甫定，則又思前途究將如何的問題？永福的意思，仍回上圍，奇利從之。兩人空手而同，而足疾復發，痛苦益深，仍飲粥以草藥爲治，數月後始平復，而海灣周二部又來攻下思州的北江了。劉永福仍本以往的精神，隨吳二奮戰，周二不能敵，如是者數次，北江始告安定。

其時，有杜五者，擁有兩旗人，據新西稱霸，時放言欲攻太平府。太平府邀請吳二協防，永福乃隨吳二及其所部同往太平。太平在荒亂中，糧餉俱缺，初至時，每日每人可得錢二十，米十二兩；旬後減爲錢十五，米八兩；又旬後，減爲錢四文，黃豆半斤；又旬後，改發綠豆；又二旬，綠豆亦不可得，惟煮生柚以爲食。這是坐而待斃的局勢，素有抱負的劉永福乃不能忍，向旗頭黃升奇即黃大建議他投。他說：

「聞竹樓墟、巴團、太平州等處，爲王

士林駐紮所在，部下數千，糧無缺乏，大哥何不一去探之，或轉投彼處，較為美策；不然，徒填溝壑，亦無謂也。」（史草同上）

黃升奇然其言，乃至王士林處一探虛實，歸告永福曰：「王士林處甚佳，竹樸等處人馬，每日每人白米一斤，錢廿文，並無減少。」乃決投王士林，恐吳二不允，乘夜攜二十餘人而去。王士林收留了他們，如他人例，照發錢米，永福至此，始得溫飽。半個月後，吳二亦以太平無軍事行動，且不能耐飢餓，亦率千餘人投王士林。士林至此，以實力已足，計議攻越北的棟州、宿棟、高檀等地，眾從之。士林乃率三千餘人，南走二百餘里，志在攻掠，永福從之。時永福所穿之衫袴，既破爛，又腥臭，乃於黑夜間就河畔洗滌之，明日復穿，及至越北，軍威所至，勢如破竹。惟越北亦窮困，富戶都已他遷，其留居不去者，皆貧苦之人，故王部雖到處得勝，實際之所得不償所失，駐十餘日，仍回竹樸，永福亦隨同北返國境。

王吳二部回竹樸時，太平府已由右江的馬陸十所破。王吳所部乃向太平府攻擊前進，並圍之，月餘，城內無糧，眾無鬥志。永福獻計，用長梯爬入城內，一鼓而破之。王吳則酌留部隊以為防守，大隊仍回竹樸。時永福年二十五歲，是他出奇制勝的第一次，表現了部分的軍事天才。

如上所述，劉永福在從軍以後，東打西奔，無非寄人籬下；聽人指揮，無非為求溫飽，既少能發展他軍事才能的機會，又無光明正大的號召，有時且作打家劫舍的勾當，並沒有發現他光明的前途。二十六歲至二十八歲的一段時間，也是如此。不過其間倒有足資談助的幾件事，值得一提。二十七歲的那一年，他跟王士林等圍攻歸順之後，王士林部之旗頭有名善長者，在歸順大施劫掠，得金銀及值錢貨物甚多，以首飾數十兩，金一兩，分給永福，永福受而散之，他本人仍是一個赤貧之人。是役黃升旗死於亂槍中，遺有包裹一個，中有銀八十兩，劉攜回，交其父；其後又將黃之遺骸尋回安葬，是亦亂世之義行。在他二十八歲的那一年，上思土霸黃思宏聚眾二、三千人，以廩生黃其章為參謀長，約王士林部共復歸順，時歸順已為另一股土匪細張三等所佔。細張三等不敵，投王士林，士林撤圍回竹樸，黃思宏與王士林遂生嫌隙，劉永福始終在王士林部效力。是歲，劉永福曾落屬於太平府的客店中，有一星相士每見永福出入，必起立迎送，並總而告之，謂有奇相，有封侯之貴，福祿兼而有之，他日應有靈驗，永福一笑置之，後果如其言。

二十九歲是他關鍵性的一年，是年仍在竹樸閉居無聊，乃與旗頭黃義章相約，同歸黃思宏。會黃思宏回太平府，黃其章代行一切，無米，每日僅發制錢十八文。義章未到，所部數十人，由永福統治，凡事井井有條，此為永福初領部隊，且明顯其治軍之能。但軍中缺糧，日以米粥果腹，乃思投吳亞忠。他在二十九歲的年初三，與義章部下二十餘人，離開黃思宏部，次日下午至崗坪墟，各人身無分文，無可得食，但永福不許搶劫，惟向商戶乞，共得百餘文，買米煮粥，方食時，有百餘人驟至，聲言欲投永福，永福不允。

各人罄其所有，買米煮粥食之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肯離去。大家都說：「一切由義哥作主，無錢沒要緊，船到灘頭水路開，不必杞憂。」由此，可知此時的劉永福，以劉義為名，而深得軍心。永福不得已，從之。次日，至龍打墟，仍乞錢為食。又次日，始至吳亞忠防地的安德墟。經說明來意後，吳表歡迎，即令統率所部，以一事權。吳並令給錢三十千，米則隨所需索取，以食足為限。永福及其隨行諸人，至此又得溫飽，而永福自此，正式為此二百餘人之領袖，亦為破題兒第一遭之事。

### 生命勳業打開新路

黑旗軍的成立及其戰蹟

安德墟為一大市集，有北帝廟，據說頗為靈驗，永福即在廟中，製七星黑旗，作為他的軍旗，黑旗軍之名，自此始。時永福年二十九歲，也有說是三十歲的，這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，我們無須浪費篇幅，多加說明。

黑旗軍成立後，即為吳亞忠部的中堅，每有戰事，輒任前鋒，而且總是由永福親冒矢石，與部下共同前進，故士氣如虹，常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奔逃，只一個回會，便見了勝負的分曉。如南雁之役，這個地方屬於安德，而山路崎嶇，行軍殊為困難，永福奮擊之，一戰而勝，服其地。其附近的宿棟墟，為一大市集，連附近鄉村，擁有衆多的人口，恃強不從。永福揮軍擊之，一戰而入據其墟。永福自為部隊長時，絕不容許部下有搶掠行為，故市民雖閉戶以拒，而七鬯不驚，未幾降服。於是永福善戰之名雀起。黃思宏等始知失永福之智，而思爭取之，吳亞忠則

更視永福爲其股肱，急欲固其心志而要結之。

吳亞忠的結好永福，其法甚妙。原來他有一個妹妹，尙待字閨中，吳便想把他的妹妹嫁給永福，使永福由股肱進而爲心腹；乃商諸其母曰：「今劉某，其人胆識皆有，且其部箇箇驍勇，甚爲我們之幫手，現未有家室，妹妹亦已長成，尙未許配，兒意欲將妹配與劉，不知母親之意以爲然否？」

他母親給他的答覆是這樣的：「既然如此，把爾妹許配之，以爲吾兒之心腹是耳。」

吳亞忠的想法，既然得到他母親的同意，於是派人送庚帖給永福，永福受之，還以定親之物，並往見吳母，初步地完成了訂婚手續，時永福年二十九歲。永福對於這件婚事，似乎有點勉強，他對吳亞忠的爲人，似乎不太滿意，但以既隸吳部，長官以妹相許，倘不接受，以後如何相處？故漫應之。

吳亞忠部既到處擴充地盤，實力逐漸堅強，遂爲鎮安府所注意，指人向吳亞忠進攻。王士林與黃思宏相約包辦些事，當時稱之爲「包打」，事成之後，王士林爲鎮安道，黃思宏則爲太平府，此二人之利慾薰心如此，無怪劉永福棄而他去了。王黃二人，認爲吳亞忠有類塚中枯骨，不堪一擊，所可怕的是劉義一軍，雖然只有二百餘人，但皆勇敢善戰，其鋒銳不可當，若能說劉義離開吳亞忠，那就沒有問題了；他們認爲劉義在他們部下都做過事，動以故主之情，應無問題，乃派人以白銀數百兩收買永福，並約如殺吳亞忠，獎賞更富厚。這個問題，考驗了劉永福的人格。

經永福審思之下，認爲吳亞忠相待不薄，如背棄之，乃不義也，於是拒絕黃思宏，合兵於安德，與吳亞忠同抗黃思宏。黃思宏自恃力強，進駐距安德十里處的打鹿村，結柵甫定，即向安德進攻。

吳亞忠這一方面，照例由永福打頭陣，思宏不敵，則退柵自保；稍加整頓後，又復出擊，如是者數日。永福看到了戰事的膠着，終非善計，乃遣敢死士，乘夜爬入黃柵，內外夾攻，黃部傷亡無數，只好遁向三角塘，與吳士林合寨。是役，永福所部獲糧米甚多，聲勢並壯。吳亞忠軍中有盤輪四者，即黃崇英，亦即後來黃旗軍的領袖，鎮安府人，爲廣西天地會的要角之一。先是，盤輪四奉吳命至右江招軍，得千餘人，及打鹿柵破，盤輪四亦回。於是吳亞忠盤輪四與劉永福合力向三角塘進攻。王士林部在三角塘強買強賣，盡失民心，劉永福以常勝軍的姿態，猛力前進，本地人引導由間道登高山，砲擊王士林軍，一戰而勝。時永福所部，已經擴充到三百多人了。黃思宏與王士林的聯軍，不久全部潰敗，連歸順的根據地都不能保。歸順紳耆乃迎永福入城，保護商民，經過這一次相當規模的戰役，劉永福的部隊又擴大了，人數大約有千餘，吳亞忠亦派千人往駐，而以左翼先鋒前敵指揮的職銜，送給永福，並令永福率三百餘人分駐那猛等墟。永福至防地後，以保護鄉民的安全爲第一任務，故閭閻安寧，民心悅服。吳由歸順的分防，即可知吳與劉之間的嫌隙，其基本因素，就是吳部不脫打家劫舍的土匪行爲，而劉永福則以保護人民爲職志，二人旨趣，根本不同。此永福之納吳亞忠妹爲妻之

所以出於勉強也。後來吳亞忠終於被清政府的各路大軍所擊敗，其兄弟多人亦相繼受傷或被擊斃，被困於歸順，了無生機，永福乃不得另謀出路，這是同治四年的事，時永福年約三十歲。

擊敗吳亞忠之清將，乃馮子材。永福的另謀生路，那就是去越南。吳亞忠最後之失敗，是清軍用的假投降計。原來，吳亞忠拒清軍於歸順，部隊傷亡甚衆，乃出示布告，以攜槍來降者酬銀十兩爲賞格。他的意思，是鼓勵清軍殺其長官來降，以瓦解清軍，或減低清軍的壓力。但是清軍則利用此項機會，紛向吳亞忠假投降，以消耗其存銀與存糧。於是吳部人數雖日衆，而不爲他效力，反致銀米兩缺，日陷困境，終於於亡。

方吳亞忠之受傷，一眼中槍，一是亦遭彈傷，無法行動，日睡於大堂上，與永福議事，而一切則悉聽永福裁決。永福因而熟知吳部的虛實。時外援已絕，軍中所存的糧與銀，日漸匱乏，部隊所需，往往無法應付，內部人心，日趨渙散，而清軍則又重重包圍，突破又無可能，此必亡之局也。那個時候，擺在永福面前的只有兩條路：一條路是與吳亞忠共終始，這是一條死路；另一條路是捨吳亞忠而去，這是萬死一生之路。就劉永福的性格來講，從吳亞忠相待之誠一點看，他義不容辭的與吳共存亡；但吳亞忠不過是利用永福的勇敢與軍略，以自壯其聲勢，其人初無大志，以打家劫舍與擴充地盤爲其行軍的主要目的，與劉永福報國衛民的旨趣相反，故劉永福實無與共存亡的必要。劉氏經深思熟籌之後，終於採取了第二條路，爲他的生命與勳業，打開新路。